

透过风景看立陶宛艺术

■ 本报记者 施晓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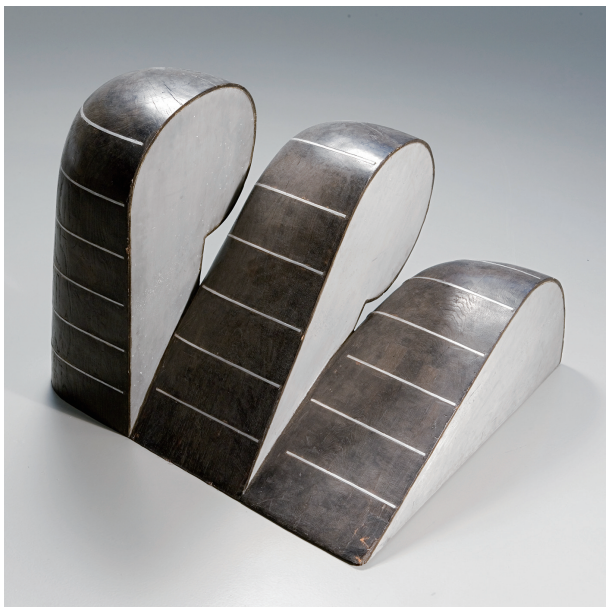
风景画作为西方美术的重要题材,自16世纪以来,经由艺术家的潜心创作逐步构建了西方美术史的筋骨。日前,一场以风景为主题的大型立陶宛现代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集中展示了20世纪至今的立陶宛艺术风貌。此次“立陶宛艺术:透过风景的思考”展览作为2017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一带一路”特展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美术馆、立陶宛国家美术馆、立陶宛国家画廊、立陶宛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向国内观众展示了来自立陶宛国家美术馆的大量珍贵藏品,以及部分私人收藏的艺术品,让观众不出国门就能够欣赏到立陶宛的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

立陶宛现当代艺术的广阔语境

对于将风景画选为中国观众与立陶宛艺术首次邂逅的主题,立陶宛国家美术馆馆长罗姆阿尔达斯·布德李斯表示这具有象征意义。他说:“20世纪上半叶,风景画成为立陶宛艺术的主要体裁之一,也是一种国家体裁。在对自然主题的描绘和诠释过程中,立陶宛艺术家奠定了立陶宛现代美术的基础,缔造了色彩绘画领域的新传统。虽然立陶宛的绘画传统与欧洲艺术密切相关,但我认为在拥有深厚风景画传统的中国,立陶宛画家笔下的风景画也会引起中国观众的极大兴趣。”

展览以“画家的视角”“开放的结构”“去浪漫主义色彩”以及“绘制风景”四个部分展开,共计展出69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装置和影像艺术等多种媒介,呈现了20世纪至今立陶宛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些作品中不乏20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绘画作品,20世纪中期表现主义和极简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也有近几十年来新表现主义绘画和当代艺术作品。立陶宛国家画廊馆长洛丽塔·雅布隆斯基涅表示,通过这四个部分可以看到整个立陶宛的艺术,看到艺术家是如何思考、创新,如何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程。

风景画一直以来在西方美术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西方风景画的代表艺术家和代表作品可以佐证西方美术史的发展变迁。诸多知名的西方艺术大师就倾心于风景画的探索与表达,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佳作,如英国的透纳、康斯特布尔;法国的柯罗、莫奈;俄罗斯的希施金、利维坦。而欧洲悠久的风景画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立陶宛艺术家,他们沿着大师们的足迹,描绘故乡的山川、森林、大河,创造了一批独具民族特色的风景画作。地处波罗的海滨,东西欧文化的交汇口,使得立陶宛的艺术家拥有了开阔的艺术视野。在展出的这些作品中不仅能浅尝德国浪漫主义的余晖,更能体会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厚重苍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立陶宛



树叶(木材、金属) 1986年 瓦尔达斯·乌班纳维切斯



白色苹果树(油画) 1932年 安塔纳斯·古戴蒂斯

充满民族特性的风景作品无疑向世人展现了整个欧洲艺术文脉的汇聚与交融。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展览作品揭示了立陶宛20世纪以来人民内心世界的变化与立陶宛本土文化的身份认同。徜徉于这些经典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梳理出20世纪以来的立陶宛艺术发展脉络,从而进一步感知立陶宛艺术家们对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深度思考,以及他们在全球化大潮中对于坚持本土艺术语言的传承与创新所做出的努力与实践。

通过美术联结“丝绸之路”

现代社会人们获取信息十分方便,以至于我们通过网络就能了解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人口数量、生存环境等,但只有从文化上才能更深层次地了解这个国家,而由于艺术家的敏感与多元表达,使得艺术这一门类更容易成为展现一个国家文化的有效桥梁。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的包括此次展览在内的“一带一路”系列展,旨在向中国观众全面展现“一带一路”国家迥异而丰富的艺术风貌的同时,希冀通过美术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建构连接彼此心灵的“丝绸之路”。

吴为山表示,此次立陶宛带来的这些作品不是孤立的,他们不仅反映了立陶宛某一阶段的艺术水平,而是立陶宛艺术家继承欧洲深厚文明的基础上在新时代的创造,他们表现的风景既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更是时代的,也反映了艺术家内心独特的情感。这次展

览从时间上来说,是20世纪现代艺术家的创造,是立陶宛艺术家对时代的感受,对历史的认识,有深厚的欧洲文化的传统;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如何在吸收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使艺术真正走向创新,并通过艺术表达出今天立陶宛人民的情感寄托。美术史论家聂鑫峰一走进展厅,就感受到了立陶宛现当代艺术朝气蓬勃的面貌。“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仅领略到立陶宛艺术家们杰出的智慧,还感受到酷爱自由与和平的立陶宛人民的民族自豪和自尊。”她说。

立陶宛文化部长丽安娜·鲁奥基特·约松在展览开幕式上说到,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立两国在艺术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对话,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为基础,不断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她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丝绸之路都是艺术家、外交家、商业人士、政治家思想和启迪的源泉,而今天的丝绸之路在焕发着时代新的内涵的同时,也在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稳定和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让沿线国家都大受裨益。”罗姆阿尔达斯·布德李斯表示,立陶宛和中国的艺术展览,已成为两国开展文化合作的重要媒介,如今年1月份在立陶宛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丝绸之路:中国古代艺术展”在当地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使立陶宛人民对中国文化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美术作品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正在穿越时空,将“丝绸之路”联结得更紧密。据悉,在随后的系列展中,中国美术馆还将与白俄罗斯、乌克兰等丝绸之路国家亲密合作,为中国观众呈现更多“一带一路”国家的艺术风采。

如何观看西方抽象画

■ 曾睿洁

人们十有八九会在欣赏抽象艺术时,说这样的话:“这我也能画。”以为抽象艺术只是毫无理由的乱涂乱画,这其实是对抽象艺术的误读。观者如何才能找到观看抽象艺术的角度和方法。首先要了解的是,抽象艺术和抽象艺术家到底想做什么。

让我们回到抽象艺术的起点。

西方艺术进入19世纪,艺术家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宗教及赞助人的控制。艺术家开始自由地选择绘画题材和风格,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通过艺术表现自我并以此抛弃写实传统、进行艺术革命的重要性。在这些革命中,从来没有一个画派像抽象派那样以如此简化的形式语言呈现自我意识。康定斯基和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发现“要通过线条和色彩、空间和运动,不要参照可见自然的任何东西,来表明一种精神上的反应或决断。”他们认为具体的物象会影响他们在绘画中呈现个人的精神因素,在抽象艺术中真正起作用、真正能展现自我意识的是点、线条、块面、色彩、肌理。

因此,在观看西方抽象艺术时,到底要看什么?

首先,要能读懂点、线条、块面、色彩、肌理这些形式语言。这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形式心理学的问题,另一部分涉及特定文化中特定的象征或表现传统的特定。比如,马蒂斯晚期设计的教堂彩色玻璃窗,为了营造心灵庇护的氛围,他把窗子设计成蓝、黄、绿三种颜色,蓝色是让人觉得宁静的色彩;黄色则让人想起阳光,觉得温暖;绿色是平和、宁静、温暖和平和,正是宗教能够给予信徒的精神力量。与马蒂斯常有的愉悦不同,蒙克在《呐喊》中用扭曲的线条表现焦虑的情绪,而毕加索在《格尔尼卡》中用黑白灰、支离破碎的形象以及尖形的细节表现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可见不同的形式传达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这部分应该是观者能产生共鸣并且最容易理解的。此外,还可以通



马蒂斯设计的旺斯教堂,1951年建成。

过形式的象征获得更深层次的认知。马蒂斯设计的玻璃窗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教堂相异,但这仍然是宗教范畴的设计,因而他采用了在传统的西方宗教画中象征圣母或神圣的蓝色。而蒙克和毕加索的绘画比较彻底地抛弃了以宗教画为中心的传统表现方式,因此没有在画中呈现明显的象征性。通过这种思考,观者大致能够把握作品的情感或思维倾向。

其次,作品的形式语言不仅是理解作品的关键,同时也是了解艺术家创作时的状态显现。例如20世纪抽象大师约翰·麦克林的作品,他似乎先画出了左上角的浅绿色,然后以轻松的笔触画了几个彩色的圆圈,之后他又用黑色覆盖了空白处的背景。在彩色圆圈的四周,特别是红色圆圈的四周,

能够明显看到他用黑色且水分较多的颜料流畅快速地覆盖了彩色圆圈的边界区域。而在接近浅绿色块的边界时,笔头的颜料变得更加干燥而且笔触变得缓慢。这些笔触就是告密者,它们显示出麦克林并不是完全以冷静和理性的状态工作,他工作时可能有各种情绪的变化。

与麦克林的抽象类型完全不一样的冷抽象代表人物蒙德里安,以规整的风格派画作著称,不管是他的《红黄蓝与黑的构成》系列作品,还是晚期的《百老汇爵士乐》都以清晰硬朗的风格为主,所有的色块都呈方形,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能表现艺术家创作过程和状态的踪迹可寻。但观看过原作的学者表示,画中粗黑线条的末端仍然保留着细小的笔触,以保证线条末端形状规整。同时其色块颜料的厚薄不一,而且有些色块的边线可能用白纸按压进行,这些细节的处理透露出他作画时谨慎和相对平静的状态。不过蒙德里安为何要用规整的方式呈现其作品?这涉

如切如磋

及更深层次的观看逻辑。

抽象艺术通过形式呈现艺术家的意识、观念和个人化经验。要进一步理解作品,就不得不了解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艺术家思考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观念很可能对艺术作品的形式造成潜在的、深层的影响。蒙德里安的父亲是清教徒,但蒙德里安却受到通神论和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追寻对世界本质精神的纯粹表现,而他认为世界的最高本质应该是秩序的组成,特别是二战之后,他对“秩序”的追求表现得更加强烈。因此从1917年开始,他偏向于运用三原色以及黑白这几种构成万物色彩中最原始、最基本的色彩来创作边界清晰、色块方正的作品。当然,他也有意通过这种形式,引发艺术形式的革命。康定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蒙德里安一样,用形式表现某种纯粹的精神。甚至他们两者都对抽象与音乐之间的联系和表现感兴趣,这两位最有代表性的抽象艺术家却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了对相同事物的表现。这就是他们的意识、个人经验以及看待世界方式的差异所造就的。因而,当我们在美术馆中欣赏抽象画时,最好能提前查阅关于艺术家的相关资料,或者通过阅读展览前言和展场的作者简介来了解作者的经历或创作意图,以此找到通往作品背后的途径。但这种解读有时也很容易过于主观,最好能通过多方面的“证据”和联系来综合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

“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他们是那些对形状、色彩、构成极其敏感的人。”贡布里希道出了视觉艺术的本质,大概没有人会介意填满腹地觉得自己也能做抽象画家了,大多数人对于用视觉形式表现自我意识一窍不通,同时也没有以此掀起艺术革命的想。更重要的是,不管如何训练,恐怕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很难拥有艺术家对形式天生的敏感。

中国单色釉瓷刷新世界拍卖纪录

本报讯 5月31日,佳士得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连举行四场主题拍卖。这四场拍卖包括“佳王以佩——私人收藏古玉佩饰”“妙相圆明——佛教艺术精品”“雍正粉青釉双龙尊”专拍和“中国宫廷御制艺术精品/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其中最惹人瞩目的是“清雍正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六字篆书款)”以1.4亿港元成交,刷新2014年由放山居旧藏的清乾隆粉青釉浮雕“苍龙教子”图罐9420万港元成交价所保持的中国单色釉瓷的世界拍卖纪录。

“此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是清代御制瓷中的巅峰之作之一。雍正

景德镇窑厂烧制的双龙尊分两种尺寸,第一种较小,约32厘米;第二种较大,约52厘米,本尊属较大的一类,展现了雍正朝御窑厂的超凡工艺。”佳士得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国际总监安蓓蕾表示。这件双龙尊曾于2004年在佳士得拍卖上亮相,并以1742万港元的成交价创下当时的清代单色釉瓷器世界纪录。这件器物当时被香港藏家庄绍瑾所收藏。据了解,传世的雍正粉青釉双龙尊只有四件,此件双龙尊是唯一一件属于私人收藏。另外三件分别藏沈阳故宫博物院、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及加州陈氏典藏博物馆。

(艺讯)



清雍正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

巴黎大皇宫举办罗丹逝世百年纪念展

本报讯 日前,为纪念奥古斯特·罗丹逝世一百周年,法国国立博物馆联盟——巴黎大皇宫和巴黎罗丹博物馆联合主办了题为“罗丹:百年纪念”的特别展览。展览共分三个部分:作为表现主义者的罗丹、作为实验者的罗丹和罗丹对1945年以后的现代艺术的影响。展览全方位地呈现了艺术家罗丹的创作世界以及后世雕塑家对其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罗丹于1917年11月17日在他的工作室与世长辞,终年77岁。作为“表现主义者”的罗丹,其举世瞩目的艺术表现力使得他被认为是“现代雕塑之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

术家们。他融合了19世纪末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潮流,预示了20世纪对空间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在逾200件罗丹本人的创作成果之外,展览还特别包含了布德尔、布朗库西、毕加索、马蒂斯、贾科梅蒂、博伊斯、巴塞利茨等人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期让观众提供认识这位雕塑巨匠的全新角度。据了解,巴黎大皇宫、卢浮宫博物馆和罗丹博物馆还合作发起了题为“罗丹:现代艺术激浪”的研讨会。此外,巴黎大皇宫还组织有成人绘画课程、亲子工作坊等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美周)



加莱义民(雕塑) 罗丹

安迪·沃霍尔作品亮相山水美术馆

本报讯(记者施晓琴)5月28日,由北京山水美术馆举办的“复制时代:安迪·沃霍尔艺术展”在山水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分为“玛丽莲·梦露”“群星闪耀”“流行文化”“电椅”“其他+摄影”“王广义”“剧场”“互动”八大展区,作品涉及装置艺术、油画、手绘、综合材料、印刷品、摄影等多品类,全方位展现了安迪·沃霍尔的艺术成就。

安迪·沃霍尔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一座高峰,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成为20世纪艺术当中的经典之作,在这些经典作品里,不管是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还是此次展出的电椅等,都很好地诠释了现代主义发展中的波普艺术。此次展出的30余件安迪·沃霍尔原作,包括一件原电椅装置作品,是首次在亚洲展出,极具收藏价值,原电椅装置作品存世仅3件,其中一件被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另一件下落不明。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复制时代:安迪·沃霍尔艺术展”,讲述了上世纪50年至80年代的纽约传奇,以王广义的《大批判——国家DNA》三联巨幅油画作品进行收尾,表达出彼此都在沉思和记录着各自伟大的时代。



电椅(装置) 安迪·沃霍尔